

乾隆十二年新鑄

周縣志

縣署藏板

重修曲周縣志序



志者治之具也而精意存焉上古垂裳端拱治定功成運天下於掌上郡縣未分亦不傳志有書周盛時太史採風巡行列國即賢士大夫之寓物抒懷勞人

思婦之一唱三嘆雖鄉黨閭巷聞歌謠入耳亦能諧聲韻可以獻之天子以判人心世道之醇漓德教政刑之嚮應而於以別殿最行黜陟猗歟休哉法良而意美已夫十五國之詩亦何異

於今之志乎詩亡然後春秋作
尼山之筆削皆魯史也史亦隨
也嗣是而運會遞遷人才輩出
維持綱紀者假文辭以伸其懷
抱如左氏之傳子長之史溫公
之鑑朱子之綱目歐陽之五代

史或瑕不掩瑜或醇而無疵莫
不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洵堪名
世不朽夫孰非故老之傳聞士
君子之著述彙訂成編以記法
守庶使後之人熟於舊典有所
折衷以勦至治不致迂疎貽誤

耶近者省郡州邑各有志惟州
邑之書備則其所分紀者省郡
不難撮其大要潤色以貴而一
代之信史已燦然畢具其書重
則志之者之人不得不重惟重
其人而書乃益重焉固非徒矜

博洽騁才華漫以星槎封疆之
羅列建置教養之具文一切乘
除萃渙誇多鬪靡為連篇之月
露積案之風雲已也彼夫苟且
弁陋率循故事支離冗漫者無
論矣乃或世遠三墳舊編殘缺

置之度閣莫為之繼雖美弗彰
而墜緒已茫茫矣不良可憐哉
方今

聖天子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而治益
求治重望安靜之吏惴惴無華
久於其官與百姓優柔漸漬以

底風俗於熙熙皞皞之休不啻
耳提面命矣膺斯任者其敢粉
飾太平空言塞責抱尸位之愆
耶余奉

命觀察三郡每慮幅員之廣耳目有
所未周興除因革之間憑臆

當惟願賢有司共相砥礪以庶
幾無曠職守而於郡邑志未嘗
不惓惓加意焉曲周令勞君以
續修縣志成丐余數言弁首縉
閱竟日其典核簡明誠良史材
予獨謂勞君以南宮佳士甫膺

民社不兩載而百廢具舉理劇
裕如遂使百餘年之舊志蠹銷
蟲蝕繚戾破碎者為之補其缺
續其餘條焉煥然復新其幹而
勤亦易易事乃其叮嚀反覆所
以為邑之君子小人計者務期

法先達以澤躬於仁義敦古處
以謹納於軌物其言藹如意良
厚矣而且於舊章成法之中偶
附一得以抒保赤之誠懃懃懇
懇殊有味乎其言之也豈非矯
矯不群者歟若夫扶綱常而維

節義潛德孤芳藉以闡揚以及
一言之嘉一行之善罔不搜羅
殆盡日與二三賢士討論往復
以成斯志也其自命更何如哉
吁移風易俗類非俗吏之所能
為也製錦烹鮮昔人所重操刀

而割游刃有餘宰天下當復如
是耳異日者考績稱最擢以不
次垂紳佩委勳名爛焉一旦出
其學問緒餘咏歌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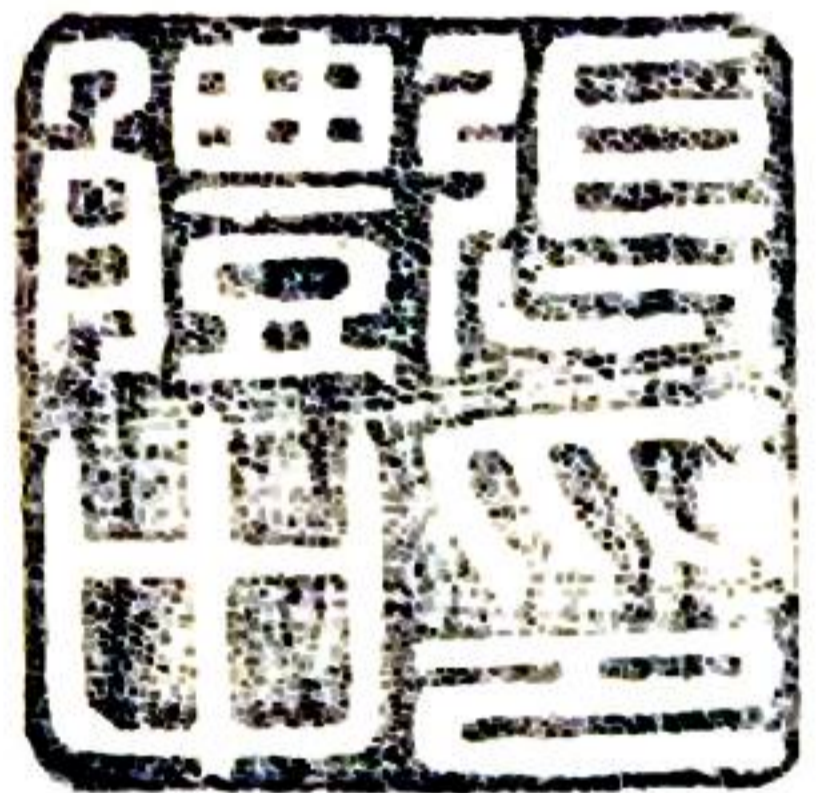
清廟明堂之上以導揚盛美鼓吹
休明郁郁乎

國家之光方興未艾即於是書為
之兆乎信乎其人重而其書乃
益重也余樂其成而嘉其志竊
謂懿好皆同豈難濟美故不禁
放筆傾懷並為後之君子告焉
抑亦欲天下之凡為士大夫者

毋以是書為治行之末焉斯大幸矣

分巡大煩廣兵備副使三晉張

體中嵩麓甫撰



重修曲周縣志序

志與史體例同而詳畧異
今之言志者莫不引周官
稽而漢華陽荆楚奉為典
型顧就今之省志郡縣志
論之省志詳於史郡志詳
矣我

國家重熙累洽文治日光

畿輔通志修於雍正七年
廣平府志於乾隆十年郡
伯吳朔占先生重修之凡

所隸州邑因革損益咸見
其槩而未及致詳體固然
耳曲周為廣平屬邑舊志
修於順治年間距今九十
餘載其久而待修與郡志
年歲相埒郡伯率屬不憚

蒐輯網羅積歲月彙成全
編若網在綱豈以身膺百
里者顧不暇於邑志是修
邑令勞君宗發以名進士
來守是邑殷然以修志為
急與邑之紳士討論而潤

色之例尚謹嚴辭歸典要
期於郡志相輔而行夫修
志如修史之有三長而必
徵於故家之文獻然前代
之事徵於文近今之事徵
於獻苟無老成人覩縷見

聞考証得失源委之莫分
真贗之莫辨其為駁襍而
掛漏者不少今邑令得與
邑之秦進士鑄王進士今
遠諸君積學碩彥考訂前
志續自順治十四年以

九十年間事勤加編輯志
中如鉅橋倉之據通典通
考增入程駿之攷魏書遠
徙梁州皆前志所未備其
於山川人物無牽引附會
夸張塗飾以蹈文勝於質

之譏即與載德云功較烈
爭光何肯多讓且邑令之
敷政為養為教既布其紀
綱如挈裘振領至於修堞
樓建社倉皆節鑄清俸然
後以簿書錢穀之暇徐及

邑乘大綱舉而節目張以
為敷政者金鑑其立意主
於君子慕前徽小人敦古
處而於利弊所關尤三致
意若夫掘井而有待慨土
益之不行此皆經國宏猷

豈特揆藻杼華而已所云
仕優而學邑令有之前朝
皇甫子循為三吳名士來
宰是邑志稱其有學有守
迄今讀浩歌亭記高風雅
操猶在人間亭址久廢邑

令規建而續記之。儒雅風
流行且媿美於子循。當今
聖天子雅重循吏。不徒以操切
為能。而以詩禮化民。若邑
令者。可以風矣。余繼吳公
承乏斯郡。甫一載而令之

邑志告成。請余為序。余文
何足弁冕。斯編亦聊紀邑
志。與郡志詳畧之由。俾覽
者得攷其同異云爾。
知廣平府事茗溪朱叔權
撰

曲周縣志

序



曲周縣志序

職方之籍其志書權輿哉扶風氏繼起而地理有書至若西京東觀襄陽荊州厥體備焉郡邑仿此莫不有志所以稽舊典備遺忘供蘭臺之採擷為一隅存掌故之傳係厥匪輕矣顧時歷

變遷文物聲名因有以漸易者而蠹殘蟲蝕亦月易而歲不同非通勤討輯寒烟禿穎保無銷磨滅沒蒐獵無從者乎昔之人所以重編摩之任與外小史並著也先是

今上之十一年不佞余奉